



反正这个工作也无足轻重，但没人干也不行，总还有人来（有文凭的人越来越多，借书的人越来越少，倒是偶尔邀请来的流行歌手演唱会大受欢迎），总还有些信件和书籍邮寄过来（书是必须要买的，没人看也得买，否则你的财务报告师出无名，向上面要钱都没法开口）；最重要的，馆长一想到单位还有个门卫，就觉得这领导当得还是挺体面的，有点派头。

易培卿一直坚持到他决定写《群芳谱》时，才彻底从门卫的岗位上退下来。不退也不行，因为他坚决抵制拆迁，让上面很不高兴，上头数度委托馆长做他的工作。劝说无效，馆长也急了，话里话外都夹着威胁，若不答应应拆迁，返聘很可能到此结束。易培卿想，正好，老子不干了，一门心思写我的《群芳谱》；没准这世上少了一个

“我的兄弟！我的将士！我的亲人！咱们真的来到了一个坎上，真的被逼到了墙角！是时候了，是全身抵紧、咬牙屏气、两眼瞄准仇人的时候了！这个日子躲也躲不开，闪也闪不掉，为什么？就因为那些蛇蝎豺狼一直趴下、盯住，就要扑上来，把咱们一丝不剩连骨带肉吞下肚里！咱们一无所有，只剩这一条命、一口气、一间屋！可是啊，咱有万玉大公！她是恶人的天敌、穷人的福星！有了她，天塌地陷咱不怕，海淹火烧咱不惧！大公啊，她是谁？是圣女一转，是逼退血煞的神女，是苍天派来的人！她大慈大悲好比菩萨，心肠柔软如同娘亲！我亲眼见她捧起老婆婆的手满脸泪花，拍打死去的战马汤水不进！她是苦命人的守护神，官府豪门的死对头！谁敢骑在咱身上，她就把谁掀翻在地！骨肉兄弟，到了拼死的时候了！到了报仇的时候了！让我们一齐喊‘万玉大公’吧，喊啊，喊出来就不再惧怕！喊啊，喊出来就让人闻风丧胆！让我们喊出来吧！让我们喊啊！让我们喊出来啊！”

场上所有兵士，包括越围越多的观者，都随小棉玉伸长手臂，发出震耳欲聋的吼声：“万玉大公！万玉大公！”舒莞屏和憨儿也一同呼喊，满脸泪花。“大人！”憨儿在呼号间隙揩一下脸，指指旁边。舒莞屏这才看到，离他们一丈远的地方正站了冷大人。再看台上的小棉玉，她浑身战抖得厉害，汗泪飞溅，满脸细密的绒毛在阳光下闪烁金色，整个人好似黄铜雕成一般。

兵士和全场人一片骚动，护城副都统出现了，他做出平息的手势，发出严厉的、在巨大浪中显得微不足道的口令。队伍开拔了。三个纵队跑步向前，往西北方向进发：他们将由那个码头登船赴岛。又一次听到炮声，原来这炮声一直未停。队伍在隆隆炮声里行进，场上的人渐渐散去。憨儿和

老门卫，多了一个大作家。他从小屋里走出来，对着夕阳扶住老花眼镜，终于说服自己太阳其实还是落在西边的。他对着太阳说：“老子撤！”

就带着两大箱子资料回家了。从几年前起了要建翠宝宝纪念馆的风开始，他就开始收集资料，满满的两大箱子。如果真写出了《群芳谱》，这辈子就他妈的值了。

易培卿身上的有些东西时间改变不了，比如“尊严”。他坚决不同意搬迁，把自己的地盘让出来给一个妓女建后花园？笑话！他甚至都不能忍受自己跟一座妓女纪念馆做邻居。用一个从此长久存留下来的标示妓女的符号，来提醒自己和世人，他易培卿的老婆过去就是干这个的，这几乎跟走到哪屁股后头都有人举着一块写着“我戴了无数的绿帽子”的牌子一样，是羞辱。别人在不在意他不管，他在意，太在意了。我可能最终无法躲开你要举的牌子，但我不能逆来顺受，我得抗争，得有所表示；羞辱只有在默认者面前才真正成其为羞辱。从当年的尊严到现在的尊严，当他想到这个词时，易培卿觉得自己是条汉子，他颇为自豪自己能将尊严贯穿了始终。所以，必须顶住。

“你一定明白男人的尊严问题，平阳，”易培卿喝下一口牛栏山，舒服得咧开嘴往里抽风，跟吃了辣椒一样过瘾，“不仅是单纯的男人的那个尊严，你懂的。还有别的尊严：真理的尊严，意志的尊严。”

初平阳一下子没回过神来。“看看，你一定狭隘地理解了，你伯伯我，平阳，”易培卿得意地说，“你伯伯境界没那么低，起码

现在高起来了。当初我在文化馆的小屋里潜心研究中国娼妓史和运河两岸的风物史，一是为了证明，在花街这样的地方建一座妓女的纪念馆，是对从业人员及其亲朋的侮辱；第二个目的是，证明这世上根本没有翠宝宝这么一号人。文化馆里的书没人看，正好我来看看。每年和每个季度要订购什么书，也没人关心，我就给他们开书单，我想看什么书，就订购什么书。我敢跟你吹这个牛，平阳，你们北京大学的教授未必有我看过的史料多，北大有专门研究妓女的教授吗？”

初平阳说：“可能有吧。也可能没有。”

“不管它了。我跟你讲，据我的研究，根本没有翠宝宝这个人，我可以百分之两百地肯定。至于侮辱，这几乎都无须证明，只要领导的智商超过三十，用膝盖想都知道。”

“嗯，我也觉得应该没有。”

“可是，这帮肉食者，我把《论妓女翠宝宝之不存在》的论文寄给沿河风光带管委会、市委宣传部、文化局、地方志办，前后分别寄了六次，没一个人理我。泥牛入海。然后建筑队来了，拆了卢三家和陈兴多家的房子，开始建纪念馆。卢三和陈兴多这两个没骨气的东西，一看见二十万腰都直不起来了！老子看不上！我不能让我的两年时间打水漂，连个响都听不见。我有两箱子资料呢！我想写本书，把中国历代的名妓的故事全写出来，书名就叫《群芳谱》。平阳你觉得这个名字好不好？”

“好。”

“你看，有学问的人就是有眼光。你还说听着像搞园艺的，”易培卿对老婆说，“你给文具店的老

冯打过电话没有？让他再进点那种稿纸，再一个月我第五稿就杀青了。”

易长安的母亲白他一眼：“打过了，跟你说多少遍了！”她弯下腰把手伸向猫，“易培卿，别添纸团玩，你又不识字。”易培卿停下前爪，听话地跳到她两只手掌心里。驯猫她是高手，每一只易培卿最后都能听懂她在说什么。她说，吃饭了，去睡觉，抓老鼠，去叫培卿，去叫长安，易培卿翘翘尾巴就去执行。她把易培卿抱在怀里，对初医生老婆说，“妹子，这些年他总提过去那点事，我也习惯了，怎么活不是一辈子？要脸也好不要脸也好，最后谁还能不死？妹子你别笑话。”

初医生老婆说：“嫂子看你说话哪里话，谁活得不容易谁知道。我和我们家老初还有平阳，敬你还不来及呢。咱别听他们说，咱俩到门楼底下说去。这叮叮当当拆脚手架的也够烦人。”

“她们不在跟前最好，”易培卿说，“平阳，咱爷儿俩接着说尊严。真理的尊严，意志的尊严。”

易培卿用毛巾抹了一把喝酒就出汗的脖子，准备发表长篇演说，初平阳的手机响了。初平阳下意识地走到院子东南角的海棠树下，那地方最安全。不是舒袖。

“平阳，事儿有点急了，”易长安在香山附近的一座新楼盘前打来电话，“那哥们儿要两个北大的博士毕业证，他和他老婆都要。没见过这么不低调的，两口子都要北大博士，也不怕暴露目标。你今晚就得帮我找到个母本。”易长安压低了声音，“兄弟，价钱相当合适，这哥们儿够二。”接着是一串坏笑。

（未完待续）

去老万玉家

张炜（连载 85）

舒莞屏一直骑在马上，僵住一般，不知该往何处。舒莞屏说一句：“我们去见提调大人。”

他们去了沙岗下。小棉玉正在案前。“提调大人，我从训场赶来。第一次听提调大人演说啊！您听到了场上的呼喊吗？”舒莞屏还在激越中。小棉玉双睫垂下，声音如往常一般沙哑：“公子，没有。”她的声音低到无法听清，脸色通红，显然为对方听到了自己那番演说而羞愧。“我，一焦急便语无伦次。”“您讲得太好了！我和憨儿，所有人都泪流满面。提调，我们那会儿都一起喊着‘大公’！”小棉玉站起，念道：“大公。”“是的，”舒莞屏看着窗外的白云：“大公。”

外面传来了炮声。小棉玉打开窗子。炮声比过去密集，也更加沉闷。她听了一会儿，说：“这是我们在开炮！啊，我们终于还手了！”两人待不下去，决定去海边观战。

迎着隆隆炮声，三个人鞭马疾驰。很快过了两道沙岗，岗上木架顶端的旗子又变成了红色，那是血的颜色。“将士们就要进入岛上阵地了！”小棉玉说。憨儿看着远海喊起来。大海和天际连成一片，无比巨大的深蓝之幕上缀了几颗“纽扣”，那是四艘战舰。岸炮的轰鸣完全压过了战舰的射击。看不到炮弹的光影，因为阳光太过强烈。

他们沿东西岸段巡行，直到太阳西沉。经过几处炮台，到处都有值守的兵士。所有打鱼人都撤

到了南边营地，只留一部分充任民伕。从整个海岸所见即可判定：敌人仅凭几艘战舰，根本无法突破岸防，他们甚至不如夜袭的海盗凶险。

几天来炮声时急时缓，好像双方只是比试各自的声威和耐心。舒莞屏想起在火器营看到的各种战船：除了那艘尚在设计中的“水下鳖船”，其余都是橹桨帆船，上面虽然配置火炮弓弩，仍然无法与西洋战舰对决。显而易见，时下出海决战绝无可能，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固守海岸。然而这一线海岸太长，蜿蜒无尽，又有太多野地沼泽和渠汊，防务实在繁重。长期以来海防无虞，盖因悍匪既无战船，官家水军又多泊于南海东海御洋。

海上炮声稀落，河东战事却再次变得急迫。冷大人离开多日，大公也出营去了。小棉玉告诉舒莞屏：“大公行前想让公子陪同呢，因战事太紧，她只在行营小住几日，接着还要东行，也就作罢。”舒莞屏有些惋惜。小棉玉说：“我们的几位将军，除了西南部小火童陈立仍把守黄金通道，其余都到东部去了。”舒莞屏想起了那支山地义军，眼睛发亮：“他们一定会立住脚跟的。”“是的，没有他们，没有那个革命党人鼓动新军哗变，我们与官家的一场恶战早就发生了。那将多么惨烈。”舒莞屏还在回想那么多革命党人的会盟，说：“那人瘦干干的，多么年轻，看上去倒也平淡无奇。”小棉玉笑笑：

“那些隐蔽的、不起眼的人和事，总是最可怕的。”

冷霖渡大人归来了。那一天傍晚，府前响起车马喧声，几个卫士簇拥着大人。往常大人出入总是悄无声息，这样的热闹，很像一种喜庆。舒莞屏料定他们带来了胜利消息。冷大人情绪明显高涨，一场奔波没有让他疲倦，照旧凌晨无眠，神采奕奕来到舒莞屏这边边谈。他一进门就笑吟吟的：“我是过来看看，总教习大人有没有染上夜猫子的毛病。”

舒莞屏注意到大人的喜悦。东边战事断断续续，小战不休且一波三折，终会酿成一场惊天对决。大城池的人都在期待转机，渴望听到令人振奋的消息。北部海上死气沉沉，炮声偶尔响起，成为一种不祥的提醒。“大人，那天小棉玉在训场宣讲，说得太好了！我们也看到了大人，您也站在那儿听。”舒莞屏这样说时，那个激动人心的场景如在眼前。冷霖渡点头：“嗯，她总算无愧于自己的职分。每次战前演说，都能让人感奋垂泪。上次在东部大营，她面对一群即要投入搏杀的兵士，讲得泪花闪闪，不能停歇。这是我一手带大的孩子，她一个人抵得上几营兵甲！”

夜色深浓。舒莞屏想起什么，侧耳倾听一会儿，又打开窗子。冷大人摇摇食指：“炮声没了。不出所料的话，战舰应该在今天傍晚撤离。”

（未完待续）



陈彦（连载 39）

他也知道欠着老婆的，可又有啥办法？哪一节不扛都过不去。就说眼下让驻村，不去行吗？温如风要真再有个什么动作，说开不就把你开了，胳膊还能扭过大腿？

当他勉强夹着车子回到家时，不仅头发湿得把脸贴成了半张瘦饼，而且脚上的泥巴和烂草，把鞋也糊成了两个鱼篓子状，鼻子还直打喷嚏。他娘说你这是咋了，出门连帽子都不戴？他爹帮着把自行车弄到檐下放着，他就直奔后窗户，去看老鳖滩温家的动静了。

他娘说：“在呢。这几天我和你爹都盯着。存罐烧了火粪，点了洋芋、苞谷。磨磨、压面也都开张了。”他这才弄毛巾擦起头发来，边擦边打喷嚏，他娘就嘟囔着烧姜汤去了。

他爹说：“那么急呼呼地被召到县上，是不是又挨训了？”

他故意把事情说得很轻松：“还轮不到我呢。在省上是王书记挨，到县上是南归雁挨。”

“那到乡上，不就轮到你了？人常说官大一级压死人么。”

还真让他爹给说着了。上面千条线，下面一根针，层层压下来，镇上开了挤得加凳子的干部扩大会，最后把千条线全都穿到他这一根细针眼里了。让他来驻村；让他来广泛开展群众调查；让他来看住人；还说一旦有闪失，拿他的党性原则是问。他也觉得有点冤，这就不是计生专干的事么，活活摊到身上，还挣不脱了。开始他也打过小九九：喜欢干单纯的事，自己好把握时间，呵空能把望远镜架起来观天象，也免得蹲在机关，被呼来唤去的，有时还得陪人搓几圈麻将、挖几把坑。没想到，摊上的竟然是这样一桩黏牙事，温存罐已不是昔日的温存罐，犟起来了，都想上九天揽月去。这个货！

春雨说停就停了。他连续几次到老鳖滩观察动静，只听温家钢磨转磨得一片响，面也一吊半院子，好像一切又都进入了正常轨道。

直到这时他才发现，一场春雨，加上荡漾的春风，把北斗村烧火粪聚下的烟雾，刮得干干净净。大地显出湿漉漉的润泽感来。数处桃花，也赶在柳梢绽开前，艳乍地抢了春的头彩。喜鹊生怕人看不见似的，要跑到人前屋后叽叽喳喳，把人的视线朝春之眼下引，好像春天是它们带来的。就连上坡觅草的羊，都你钻我挤地加快了兴奋的脚步。安北斗也忙忙碌碌地走访了好几家亲戚、同学、朋友，想摸摸那半棵树和黑夜打人的底细。虽是拐弯抹角，却都讳莫如深。一说到孙、温两家的事，都在打马虎眼。倒是村风日下，偷鸡摸狗一日胜似一日，全满腹牢骚。尤其是对叫驴、狗剩、羊蛋、骆驼、磨凳这一伙“村痞”，都表示出了极大的愤慨。他也就把眼睛盯到了这伙人身上。

自打过年放鞭炮起就看不见的月亮星星，又重新布满了天空。他扛起大炮筒子和照相机，叫上狗剩和羊蛋，说上勺把山喝酒去。那两个家伙开始嫌冷，可都嗜酒如命，终是没能抵住诱惑，就跟着上了山。

勺把山顶有一间小木屋，那是他前几年在几棵树上搭几根横梁，再用圆木在四周夹起树枝，形成的一间小房子。他本来是想在北斗村发展起几个天文爱好者，没想到，开始跟着来的一群孩子，家长嫌耽误学业，看星星也不长学分，就再不跟他“瞎混”了。只有叫驴、狗剩、羊蛋、骆驼、磨凳这几个爱打牌、好喝酒的，常在夏天跟上来熬更守夜。他们倒不操心天文，而是惦记着那口酒，顺便也纳了凉。

今晚只有狗剩和羊蛋在，叫驴、骆驼和磨凳被派出所叫走了，晚上要帮忙去撵人，说哪个村的媳妇被拐跑了。其实他最想找的是叫驴，还专门拿了度数特别高的酒，是想把他灌醉后，好套话的。不过狗剩和羊蛋来了也好，他怀疑那晚黑打温如风的，就逃不出这几个货。叫驴已证明不在现场，骆驼去他舅家帮忙杀猪去了。这两个货说是在盐店街看电影，还有鼻子有眼地说看的是《断背山》。可谁能证明呢？今晚这鸿门宴，他就想把实话套出来。

虽然川道里阳气朝上，已经暖开了一些花草，可海拔近千米的勺把山梁上，还是冷得要命。一上来，狗剩就说今晚这酒喝得不值。嘴说不值，他架望远镜时，这小子已报上了，说刚去尿呢，冻得那玩意儿都扯不出来了。羊蛋在木屋外搂了些干树枝，准备生火。木屋中间有个石头围起的火炉，点着火，给上面盖几块石板，既防火，还能烧烤、取暖。谁知他刚把望远镜焦距调好，就呀了一声，像是遇见了意外惊喜。

羊蛋急忙问：“咋了？”他说：“月食，快来看，特别小，肉眼几乎看不见。”

狗剩仍抱着酒瓶说：“那就是天狗吃月么。安哥，你老看那有啥用嘛。”

“你喝酒有啥用？”安北斗道了一句。

“喝酒起码能暖和身子么，你一看一夜星星月亮，把蛋都冻得从吊袋里蹦到楼上拽不下来，何苦呢？快来抿一口。”

（未完待续）